

總是習慣先算好幾站的距離，例如我家去市中心要十站，二十分鐘；進小劇場上班，六站，十二分鐘。

一站所需的時間＝平均行駛時間＋平均每站停靠時間＝127秒。這是在網路上看到的台北捷運六條主線平均下來的時間，一站大約兩分鐘。數著幾站就可以推測出需要多久。我習慣數數，我喜歡數字跟距離都被精準拿穩的感覺，從我家到T家，已經數了好幾十遍，十五站，三十分鐘，可是這次我卻驕傲又飛快地彷彿只搭了三十秒。

準備去討債。

*

跟T的物理距離除了十五站外，年齡也距離我十五歲，職位也是。他是資深劇場舞監，我是菜鳥，畢恭畢敬地叫著老師，老師這個稱謂也是一種設下彼此距離的方式。但T跟所有人都像沒有距離。之前聽說做舞監的需要圓滑處事，他就是太圓滑了，潤滑在每一個組之間，他跟每個人都是朋友。

所以當我們「巧遇」在劇場旁的吸菸區時，他很自然地就夾著菸溜了過來，在一片吞雲吐霧裡，他身上散發淺淺的薄荷味，那是我們第一次單獨相處，我才注意到他的雙眼旁夾著成熟的魚尾紋，眼眸裡埋著一些混濁滄桑，吐出陣陣濃煙，也對我吐了很多八卦苦水。那天我們聊了三支菸的時間，隔天變成五支，又隔幾天是七支，以一個等差數列的方式在往前。感情也是。但不是大家想像的發展；反而，距離一下子擠得很近，就沒有空隙塞曖昧的游移，愛情就遠了些。只剩下一片清澄的師生情。

他說我有當舞監的潛力，要我來當他的接班人。傳授給我一些劇場知識跟生存手則。讓非本科系出生的我，有一種靠近光的感覺。我說我比較想當編劇，他便塞給我一堆劇本。沒有進劇場的白天，會拉著我在台北跑跳，我像是他的小師妹，屁顛屁顛地跟在他背後。他常常菸摳、是打球摳、是飯摳、是莫名其妙只要找得到藉口就可以被摳的摳。

摳就是Call。是進劇場時學到的。排練表是摳表，解摳就是下班。

他常說跟我在一起比那些已經在劇場待好久的老人們好太多了，我像張簡單的白紙，不用絞盡腦汁，會打球抽菸講幹話，我像個男的，真好。但我們不會勾肩搭背，沒有打著好兄弟的名卻沾黏著慾望的氛圍。舒坦，彼此講話粗獷直率，我喜歡我們這樣的頻率跟距離。

每一齣戲的慶功宴完後，大夥兒都在他的家窩著喝酒聊天，他彈著鋼琴，旁邊倚著笑得像花的女友。女友來來去去，但都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高高的、浪漫的波浪捲、嗓音是剛燙好的衣服，身上散發小蒼蘭或茉莉香，連身裙溢在地上，像暖橘色的金魚尾巴，她們在我心中，都成了一隻隻 T 的小金魚。

他愛玩，他自己跟整個劇場界都知道。老想像他像一隻輕巧的白貓，在清澈的魚缸旁，逗弄著金色小魚。一個前輩觀察我看他的眼神似乎沾黏些許的崇拜，私下跟我說：「小魚乾，要小心他喔。」

但我不是金魚，是乾癟的魚乾，用不著小心。跟 T 初次見面，他抓到我正在偷吃劇場週的零食杏仁小魚，跟一旁的組員打鬧著，模仿 Janet 說不是萬歲牌我不吃的喔。從此之後他取名我為小魚乾，夥伴們也跟著一起起哄。

T 說他吃杏仁小魚的時候，都會把小魚乾挑出來，只吃杏仁。小魚乾刺刺的，不好吃。

「那你還叫我魚乾。」

表面上不喜歡，但心底覺得小魚乾這三個字放在不吃小魚乾的他嘴裡，忽然清爽了起來。儘管這個小名可愛到不適合我，我一頭淺灰色短髮，像個小男孩，被削去了柔性的魅力。講話太過直爽，喜歡熬夜看漫畫所以看起來沒睡飽，厭恨小動物。大學剛畢業，找到了舞台助理的工作，身上老狼狽地纏著一堆布膠跟捲尺。

我跪在舞台上，用尺精準地量出桌子到椅子的距離，在舞台設計圖上，記下數字。椅子跟沙發距離兩百四十公分；椅子跟下舞臺的距離是三百公分。用布膠做出記號，舞台設計些微不耐地在台下看我忙來忙去。你要馬克 (mark) 多久？

對不起對不起，再五分鐘。我尷尬地道歉。一個小時的場租費要九千五，我每分鐘都在浪費一百五十八塊，很多數字從我身上滑落，滴滴答答，重重的摔落在黑膠地板。對講機裡傳來 T 很沉的聲音，像在撈住一些不安心。魚乾，沒事。對講機是內部互通的，所有人都聽到了。

那天他說他在整理家裡，清出一箱劇本書，問我要不要。於是我搭了十五站捷運，搖搖晃晃地去他家，捧著那箱佈滿灰塵的舊書，卻不重。我也說謝謝。他也說沒事，回報他的方式就是成為劇場新星。我站在他家客廳，跟他說我做完這檔就要辭職了。辭職幹嘛？去念研究所。他眼神閃現了一絲悵然，笑了笑，再說了一次沒事，下次見面你就會是最貴的那種舞台設計了，這樣到時候我怎麼請得起你。順手揉了一下我的頭，我沒有多想，也沒什麼資格多想。

那是我離開劇場後最後一次，跟他單獨的摳。

離開劇場後，跟 T 的聯絡也越來越淡薄，偶爾在臉書上無痕地掃過彼此的那種關係；知道你現在的近況，會留言說啊這齣戲我上週也看了，偶爾敲一下講一下屁話，的關係。

在 T 三十七歲生日的後幾天，才發現忘了祝他生日快樂。他說他在家附近一個人喝酒，現在要不要酒摳？

「一個剛過完生日的男人獨自喝酒會不會太悲哀啊？」

「就是悲哀才要你陪我啊。」

他喜歡稱自己是長輩，哀嘆自己年老色衰。

生日，不給長輩面子嗎？很晚了，沒有捷運去也沒有捷運回來。車錢長輩出，小魚乾。來陪我過生日啦。中年男子有時候也會半夜懷疑人生，你們年輕人都會說什麼？emo？對啦，老人也是會 emo 的。陪我聊天。叫車來回要深夜加價一千六，很貴耶。一千六小錢啦。真的。我出。

一千六對我來說是四個時段費，要在劇場待整整兩天才賺得回來。

「很久沒見了，你不想我這個老人嗎？」

電話裡有些醉意的聲音順順地暈開，似水，從遙遠的那頭蔓延至我這頭，想起了那些在魚缸裡漂亮悠遊的小金魚。

從我家到 T 家，Uber 不到二十分鐘。深夜的司機興致勃勃地問，這麼晚應該是去找男友餵。沒有啦，朋友。朋友會叫你半夜搭這麼遠過去喔？新北市跑到台北市餒。

兩個城市的距離一轉瞬被拉得很緊，我穿著素色踢恤跟短褲，看起來像要去夜跑，簡單、快速地出現到在 T 的家門口，之前還要搭手扶梯在蒼茫的人群裡轉車的，用心算計好的十五站三十分鐘，現在看來是個笑話。T 微妙地打破了我心中建立好的捷運格數，規律整齊不容出錯、一站平均 127 秒的地圖，成了零散的捷運線胡亂地勾在心弦。

他很老派地戴著有線耳機，坐在長椅上，旁邊散亂的酒瓶跟菸盒，臉頰醺著潮紅，看到我朝他走來，眼睛眯成一個小灣，酒窩陷得很深，彷彿可以盛水，盛著小船。

我就晃在那艘船上。好久不見。我從他醺醺的眼神，判斷他沒有醉。還沒有。

不是沒看過 T 喝酒，慶功宴他輕飄飄地搖著威士忌，另一手勾在演員身上，熱熱鬧鬧地吆喝，全場歡聲雷動，像是發條忽然鬆懈，忽然大家都在酒精的熏陶裡而忘了票房其實很差的事實。T 在人群中間，謝謝大家的努力，鬧著在台上的笑料跟出包。我在角落晃著酒杯，看著他被人拱起來，我們在好幾十雙眼睛裡不小心交會了，沒有別過眼。他灑出一抹笑。那瞬間覺得我可能在 T 心中很特別。

我們現在的眼神也安靜地擰在一起。原來 T 喝醉的時候也可以是沈穩的，像寧靜的麥田。稻黃色的啤酒泡泡啵啵淹沒在我們的安全距離。心裡的那把尺開始丈量。旁邊的啤酒罐每多一瓶，T 的手會往我的這裡，靠近一公分。後來從很長的長椅上移動至第二個公園，公園那張塑膠椅子的寬度又窄了十五公分。我們的大腿貼在剝落的鐵椅上，彷彿心中某塊也剝落了那樣，差那麼幾點就會碰在一起。空氣一瞬間變得輕。

進入初秋的風是黏的。他刻意揉在一起的話語也是，沾滿了耳。我們閒閒散散地聊著那些不太重要的近況跟八卦，真正重要的可能是他接下來若有似無地，把頭靠在我的肩上，呢喃著魚乾小魚乾。我心裡被他叫的癢癢的。

問他總共交過幾個女朋友。他說其實我見到的那些也不太算女友。只是當下打發跟陪伴罷了。真正的女友在中國，很久沒有回來了。

所以在台灣的所謂，女伴或玩伴，有幾個啊？

他看進我的眼睛，第一次感覺他的眼眸裡有邪氣，八個，可是你覺得現在是九個嗎？

金魚是有編號的。第九號的我，也游進了他的魚缸。

霎那強烈的矛盾感像太烈的酒精一樣衝擊到腦門——原來我是特別的，是個徹底的錯覺，我跟他的其他玩伴也沒有不同，到頭來還是走向了這條路；另一種個感覺是，我也可以是小金魚。原來這麼優秀的他，也會看上這樣平淡的我。

心裡再清楚不過，這只是一個再正常不過得所謂酒後亂性——或寂寞亂性。台北就是太寂寞了，所以我們都寂寞到他一通電話我就出現；搭一千六的計程車只為了跟他喝幾杯酒；寂寞地當他碰我髮絲的時候，我沒有喜歡，卻也沒有拒絕。我們走去下一個公園的時候 T 抱住了我。

十五歲的距離，十五站的距離，在此刻忽然歸零。下一步就是走去他家，讓距離成為負數。

但我決定叫了車。他眼神亮出些微的不理解。

要我陪你等車嗎？不用，再兩分鐘。喔那我走了。

我愣著看著他離去的背影，恍惚地到家才發現，T 沒有給我錢。其實認真說起來 T 也沒有「欠我錢」，可是一千六對還在唸書的我來說，也是不小的數目。但更在意的是那天晚上，似緊似鬆，似近似遠的模糊界線，身為一個隨身

攜帶捲尺的人，我發現我恨透了這種說不清道不明，忽遠忽近的距離。那曖昧的線混亂了我平常都算好的一切，包含跟 T 的關係。

T 從那天後，就不再跟我往來，比起離開劇場後又更生疏了。他越不在乎，我就越惱怒。彷彿他覺得金魚那晚溜掉後就沒戲了，那就算了。我憤憤地想著，之前那些師生情誼又算什麼？他拿了一點好處，揩了一點油，正餐沒吃到乾脆連點心都不吃了，小魚乾剔牙剛好而已。

我不甘心，搭上捷運，按他家門鈴時，他顯然很吃驚。小魚乾你怎麼來了？

「你們男生體適能測驗是跑多少啊？」

他一臉疑惑，「一千六啊。」

「喔，不曉得這一千六要跑多久呢？」

他旁邊的漂亮女友好奇的探出頭來。我緊緊捏住他從不飄蕩的眼神裡，第一次有了游移跟慌張。他伸手想要安撫我。我冷冷地撇開。他後來乖乖地拿出一千六，而我們再也沒有聯絡。

小魚乾，的確沒有那麼美味，但堅硬地卡在喉嚨的時候，還是痛得很爽的。